

论《黑暗之心》中的女性形象

姜文泉

内容提要:在小说《黑暗之心》中,作者康拉德将几位女性人物对称地分布在殖民活动的内外:马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妻在殖民活动的大门之外,画中女人和库兹在刚果河当地的情人身处殖民活动的第一线,甚至还安排了两个织黑毛线的女人作为通向殖民活动的守门人。这三组女性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构成了殖民活动的全貌。局外人被殖民活动美丽的谎言所欺骗,成为间接的受害者;局内人身处“黑暗之心”,遭受着殖民地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守门人处于两个世界交接点,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在故事中却是唯一全知的角色。因此,康拉德似乎借助于这两位对世事淡漠的守门妇女的冷眼,远远地旁观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表象和本质。

关键词:殖民主义 女性 局外人 局内人 守门人

作者简介:姜文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英语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英语文学。

Title: Outsider, Insider, Doorkeeper: Female Characters in *Heart of Darkness*

Abstract: In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arranges the distinctiv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in symmetry in the panorama of the colonial movement, in the position as outsider, insider and doorkeeper, i. e. Marlow's aunt and Kurtz's fiancée as the outsiders, the black woman and the woman in painting as the insiders, and the two women knitting black wool as the doorkeepers. Among them, the outsiders are cheated victims of the colonial movement; the insiders are the predictors and the witnesses of the failure of colonialism; the doorkeepers can see the panorama of colonialism thanks to their transitional func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the balanced arrangement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Conrad turns out to be a cool justifiable looker-on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ndifferent knitting women.

Key words: colonialism female outsider insider doorkeeper

Author: Jiang Wenquan is now teaching at Wuhan Colleg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y and Law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in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millie_mew@yahoo.com.cn

《黑暗之心》自从1902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但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究竟是残酷的种族主义者还是充满爱心的反种族主义者,学术界始终不能给出定论。有学者坚持认为康拉德

通过故事的叙述者马洛船长绝望和失落思想和情感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诉,因此小说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友好的反种族主义者;而另一些学者则从故事的叙述者马洛船长描述黑人时带有侮辱性质的词句和呈现给读者的野蛮愚笨的黑人形象出发,得出作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的结论。以上这两种大相径庭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以马洛船长的男性视角的前提条件下的,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许能给我们在探讨康拉德是否种族主义者的问题上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视角。

有人说,“摇摇篮的手统治着世界”。女性的力量看似平静,实则不可忽视。有人认为《黑暗之心》中的女性角色只是在男性气氛浓重的小说中缓和紧张气氛的装饰物,但在这个男性角逐的充满血腥的竞技场上,几个女性角色的出现就显得格外突出,在整个故事的推进及细节的发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殖民活动就像是一所密室,而故事的几个女性角色对称地分布在殖民活动的内外:马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妻在殖民活动的大门之外,画中女人和库兹在刚果河当地的情人身处殖民活动的第一线,两个织黑毛线的女人作为通向殖民活动的守门人。作者以如此精巧的安排来呈现一幅殖民活动的全景,似乎在暗示自己不偏不倚的态度。

一、局外人

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地经济剥削与掠夺,它是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的掩盖下出现的一种侵略剥削模式,也就是说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政治压迫一直受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理论的支持。正如费德毫斯所说,帝国统治的基础是殖民主义者的殖民态度。他们对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这种观念的接受……促使帝国事业延续(Said 11)。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白人对殖民活动满怀激情,趋之若鹜,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低等的、未开化的种族对于他们的殖民事业心怀感激。

殖民者自诩为上帝选定的使者,向他们认为是次人类生存的落后地区传播他们的文化习俗、科学技术和所谓文明。然而在殖民化的进程中,殖民者发现原来他们认为寸草不生的贫穷的殖民地竟然拥有丰富的异域自然资源及物质财富,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当然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于是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殖民者开始了对当地居民惨无人道的虐待与迫害。而对于身处殖民活动大门之外的欧洲人来说,解救殖民地原始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偏执愿望让殖民者的谎言有了更大的合法性。殖民者似乎更有理由不让如马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妻这样的局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以此来保护她们纯真的想象。

马洛在姑妈的帮助下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我好像还只是‘工作者’之一,你知道是大写的工作者(大写的工作者不是指一般的工作人员,而是负有责任开拓非洲传播文明的责任)。像是一个光明使者之类,或是像一个低级圣徒之类”(康拉德 42),公平的贸易应该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而殖民贸易完全就是赤裸

裸的掠夺;然而,他的姑妈天真地认为殖民者获取的暴利是他们辛勤劳动的应得成果,完全没有意识到殖民贸易根本就不是公平的贸易:“那时,报刊及社会言谈中这种陈词滥调很多,正好生活在骗人鬼话鼎盛时期的这位出类拔萃的女性被搞得晕头转向。她大谈‘使那千百万愚昧无知的人们摆脱他们可怕的生活习惯’,她一直谈,我敢说,谈得我非常不舒服,我只好斗胆暗示公司是为赚钱的”(康拉德 42)。殖民贸易毫无公平及人道可言,欧洲的白人殖民者用先进的武器枪炮恫吓甚至屠杀当地的土著居民,令他们交出自己的财富。在故事里,非洲腹地的库兹就是这样聚敛起他的财富——象牙的,而身处殖民活动外沿的欧洲人天真地以为殖民者们是神圣的救世主。

像马洛的姑妈这样的男男女女,身处殖民活动之外,“不切实际”,“她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而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天地,也不可能存在。那天地太美妙了,如果她们建立起这样的天地,那么在日落西山前,肯定会土崩瓦解”(康拉德 42)。怀揣殖民地人民迫切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和所谓文明的幻想,这些殖民活地之外的欧洲人热情十足地鼓励着殖民者在非洲的暴行,无知地享受着殖民者给他们带来的馈赠。他们在无意之中将殖民化当作了拯救当地居民于低等和愚昧的良药,将奴役当地居民当作了文明进程的必经之路。因此,马洛担心:“我们男人自从创世纪以来一直心满意足接受某种该死的事实会冒出来,把女人那块天地砸个粉碎”(康拉德 42)。由于害怕身处欧洲大陆的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白人大众知道殖民地真相之后会失去他们的支持,殖民者努力不让殖民活动之外的同伴接触非洲殖民地的真相。在《黑暗之心》,殖民者的这种心理在马洛与库兹的未婚妻见面的场景中很明晰地表现了出来。

在小说的通篇,马洛船长将库兹的未婚妻称为“女孩(girl)”而非“女人”,这暗示着她容易亲信他人的秉性和缺乏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这个女孩的“面部表情很美”,就算“我知道可以通过阳光在照片上造成错觉,但谁都会觉得脸上那层细微的真诚,无论是摆布阳光还是姿态都无法装出来”(康拉德 124)。站在广义的公正的角度来看,库兹天真的未婚妻是不知道殖民地真相的普通欧洲人的精神写照,他们被殖民者,特别是殖民政府及其殖民活动操作班子的弥天大谎所欺骗。

殖民活动给殖民地当地的居民和在欧洲大陆的白人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马洛这样描述他和库兹未婚妻的会面:“她走向前来,一身黑装,脸色苍白,在暮色中向我飘来。她在服丧。他死了一年多了,一年多前消息传来;看上去她会永远记住为他戴孝……天哪!那印象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我似乎也觉得他是昨天才死的——不,这会儿才死。我在同一刹那看到了他们俩——他的死亡和她的悲哀——我看见了他在死的那一瞬间她的悲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活下来了’……”(康拉德 126)。对于库兹的未婚妻来说,一年的时间就好像只是短暂的一秒,失去心上人的痛苦不会被时间的河流冲淡。令人心碎的“我活下来了”触动着读者的心底,引起我们无尽的思考:以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作为代价来换取殖民活动的利益值得吗？殖民活动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斗，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要面对创伤性的文化冲撞和身心的巨大痛苦。故事中库兹的健康被刚果地区恶劣的自然气候所吞噬，以及他的矛盾身份给他带来的虚荣感和自我身份的迷失——既是入侵者又被当地人奉为神明，所带来的心理矛盾时时折磨着他。

和马洛的姑妈一样，库兹的未婚妻异想天开地认为殖民活动是一项无上光荣、无比伟大的事业，她相信她未婚夫的死“对我——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呀”，并且她相信“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这样（康拉德 128）。而亲身进入到《黑暗之心》的马洛忍不住想告诉她一切真相，但是在库兹的未婚妻近乎恳求的“把那些话重复一遍吧。我想——我想——要点东西——要点什么——可以靠它活下去”（康拉德 139）的恳求的语气下，也是为了让她的未婚妻免受黑暗现实的侵害，他向她撒谎说“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你的名字”（康拉德 130）。得到称心的答案，也许是对于真相的无知，抑或是宁愿被假象欺骗，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我早知道——我有把握的！”（康拉德 130）对于女孩的悲伤来说，这也许是唯一的慰藉，但是对于马洛船长来说，“我觉得在我逃走之前，这幢房子会塌下来，天会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康拉德 130）。谎言还是要继续，对于他本人来说，在内心深处隐藏着可怕的经历绝非易事，殖民活动不仅给库兹这样的殖民者、他的家人、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时也给马洛这样的见证者心灵上带来了终生不去的阴影。

殖民者和局外人，一方行骗，一方被欺骗，双方都饶有兴致地继续保持着这个骗局——他们自认为是被上帝指定的来拯救和改造智商低下、文化落后黑人的救世主。康拉德将这两个身处殖民活动之外的女性描写成天真得有点傻的天使，她们用激情、想象和眼泪将殖民活动描画成一幅壮观美丽的图画，而与此同时，她们自己也变成了殖民活动的牺牲品。这些局外人看似站在《黑暗之心》之外，实际上他们也站在黑暗之中。

二、局内人

《黑暗之心》中，身处刚果河流域的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有着关于殖民活动的第一手经历。表面来看，由于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当地的黑人对于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是敬畏与臣服的；而在精神层面来看，他们又显示出对于殖民者压迫和掠夺的天然的反抗，甚至可以说他们在精神领域俘虏了代表白人文化的殖民者。而对于欧洲的殖民者来说，当他们当初改造世界的单纯愿望被贪婪的人性发酵成为对利益的无限追逐时，心理的微妙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在站长的房间里，马洛“注意到一幅小小的油画，钉在一块木板上，画上的是一个妇女披着衣服，蒙着眼睛，高举火把。背景灰暗——几乎是一片漆黑。这个妇女动作端庄，但火把的光亮照在脸上显出不吉祥的兆头”（康拉德 59）。有人告诉马洛：“这是库兹先生画的——一年多前就是在这个贸易站里作的，当时他

正等着某种交通工具想去他的贸易站”(康拉德 59)。就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英雄,孤独而困惑的库兹也有权利通过画画来排解忧愁,这是最直接但又有着一定的隐逸效果的发泄。画中的女人所举的“火把”象征着未受黑暗诱惑的库兹的最初的梦想。他曾经是位光明的使者,与其他不了解殖民活动的欧洲人一样,怀揣着改造世界的梦想,踌躇满志地来到非洲腹地传播欧洲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方式;但是身处这远离家乡的黑暗之心就像是被蒙上了双眼,恶劣的自然环境、相互猜忌的人际关系、与想象格格不入的残酷现实,库兹就像是落入蛛网的昆虫,被困在了自己梦想的大门之前,看不清这地方会将他带入自我毁灭的结局。而“火把的光亮照在脸上显出不吉祥的兆头”则暗示着在这黑暗的刚果河,库兹善良的本性将会在贪欲的侵蚀下丧失殆尽。在这幅画中,象征白人原来单纯的改造世界的理想之“火把”被高高举起,而现实的利益,又使其“光亮”显出“不吉祥”的预兆,其背景更是“一片漆黑”,可见这人性的“火把”最终要被吞没在“黑暗之心”。

当库兹将要被朝圣者带回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有着神秘气质的当地黑人妇女,“沿着闪光的河岸一个充满野性的美丽女人幽灵般从左朝右走去”(康拉德 107)。叙述者马洛船长如此形容这位黑人妇女:“野蛮而又出众,狂暴而又威严”(康拉德 107)。她的形象与文章之前所描绘的黑人形象有天壤之别:“你们知道这是最糟糕的一点——怀疑他们并非不属于人,你会慢慢产生这些想法。他们在那里咆哮着、跳着、转着,做着各种各样吓人的鬼脸”(康拉德 74)。马洛不得不承认这位黑人妇女是相当美丽的,然而她与她同族的兄弟们有什么区别吗?他们在基因上是完全相同的,甚至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与欧洲的白人也是相同,因为他们也是人,难怪马洛会如此感慨:“但是令你毛骨悚然的是你会想到他们也是人——像你一样的人——你曾在遥远的年代跟这帮野蛮的、狂热咆哮着的他们有着亲属关系。丑,是的,是够丑的;但是你有勇气的话,你就会承认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的那一丝丝东西,能与那种喧嚣中所包含的可怕的坦白产生共鸣,并会隐约地觉得那里面有某种含义,即使是你——距离原始时代的黑暗这么遥远的你——也能理解”(康拉德 74)。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丑陋的世界里,即使生在最野蛮、最没有开化的部族,这位黑人妇女代表着全世界通行的美的标准,她是种族歧视论的有力反驳。作为“人”这个概念来说,非洲的黑人与欧洲的白人是平等的,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这位黑人妇女,即库兹在当地的情人,同他的未婚妻的那种坚贞而彬彬有礼的美丽完全不同,“她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向前走着,身着条纹毛边的衣服,目空一切地践踏着脚下的土地,身上野蛮人用的装饰品叮当作响闪闪发光。她高高地昂着头;发型做成一个头盔的形状;膝部以下裹着铜制的饰品,铜丝编织的臂铠包到手肘;茶褐色的脸上泛着红晕,脖子上套着无数条玻璃珠子串成的项链;她身上挂满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符咒以及巫师送的礼物,每走一步都叮当作响闪闪发光。她身上带的东西肯定有好几根象牙的价值”(康拉德 107)。从头到脚,

众多夸张奢华的装饰显示出她在黑人部族崇高的等级地位,而库兹与这样一位妇女的结合代表了白人文化与黑人传统的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殖民主义者鼓吹为了解放当地黑人而来到此地,然而事实的结果恰恰相反,在非洲的白人在肉体上与当地的黑人妇女结合,进而发展为精神上的扭曲。

库兹在即将被朝圣者带走时,面对骚乱的场面,“越过我望着窗外,目光中充满着火一样的渴望,脸上还带着忧郁与仇恨相混合的表情。他没回答,但我看见了他的微笑,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出现在他那苍白的嘴唇上,过了一会儿,嘴唇痉挛似的抽动了一下”(康拉德 116)。库兹的复杂表情正是他意识到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所致。马洛船长这样评价库兹:“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他……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不过这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属于什么,究竟有多少种黑暗势力占据了他”(康拉德 91)。表面上来看,一切都是库兹的,“未婚妻”、“象牙”、“贸易站”、“河”等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的库兹已经是一个形如枯槁的废人了,并且在心理上已经离不开唯一可以维持他尊严的殖民地了,或者说,他已经被当地的黑人文化所征服,而这种征服力量就集中表现在那位神秘的黑人妇女身上。

为了留下库兹,这位黑人妇女“伸开裸露的双臂,直挺挺地举过头顶,似乎她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要去触摸天空。与此同时,快速移动的影子投向大地,扫过河面,把我们的汽船也卷入了它那阴沉的怀抱”(康拉德 108)。这位当地的妇女信奉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神力,显然她是在为了留下库兹而努力,同时这也表现出当地黑人意志对于白人意志的抵抗和俘虏力量。即使是在其他黑人被汽笛声吓退的时候,“只有那个野蛮而又高贵的女人连退都没退一步,隔着这条阴沉闪光的河把裸露的手臂伸向我们”(康拉德 117)。“野蛮”暗示非洲文明的神秘力量,“高贵”暗指非洲女人所表现出的人的尊严,她的独立品格和抵制侵略的力量所体现出来的气质。把裸露的手臂伸向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位非洲女人消解“我们”所代表的整个欧洲殖民主义的意图。就在库兹离开黑人部落的当下,“那帮人开始骚动起来。那个发型像钢盔、脸色棕黄的女人冲到河的最边缘。她伸出手,口中喊着什么,所有那帮野蛮的暴民跟着她一起吼叫起来,声音清晰,快速而急促”(康拉德 116)。她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黑人部族的意志。在肉体上或物质上,她是库兹的战利品或俘虏;在精神上她仍然代表着神秘的黑人文化和非洲的神秘力量。她表面上臣服于库兹,实际上却是以非洲力量和方式在抵抗甚至战胜库兹,她对库兹的挽留可以理解为希望自己或非洲文化继续保持对库兹的俘虏和对他所代表的种族主义的颠覆。

同是作为殖民活动的局内人,象征怀揣殖民者最初梦想与野心的库兹的画中的女人在故事中代言了库兹变质时期的心理,从殖民者内心潜意识的角度预言了殖民活动的失败;而象征殖民运动不可逆转的失败的黑人妇女,则以对殖民者精神俘虏的客观事实见证了殖民主义的失败。她们以不同的形态作为故事角色出现,展现了殖民之花从开放到枯萎的全过程。

三、守门人

殖民活动的大门外天真的局外人抱着美好的梦想生活,殖民活动的前线经受痛苦折磨的局内人深陷其中找不到出路,而把守殖民活动大门的守门人则冷眼看待着世间万象。

在故事的开头,马洛前去面试,他将这个大城市描绘成一个“白色坟墓(whited sepulchre)”。布鲁塞尔,公司总部的所在地,“白色坟墓”。坟墓意味着死亡和禁闭,给白人和他们殖民地的人民带来死亡的殖民事业的发祥地就是欧洲。“白色坟墓”这个词源于《马太福音》,马太将其解释为“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新旧约全书》23:27)的东西;这样看来,这个意象是十分适合布鲁塞尔的,虚伪的布鲁塞尔打着传播文明的幌子到殖民地进行血腥的掠夺。而且,“白色坟墓”从形态上来看也像是一堆象牙与人的白骨,而殖民贸易的公司总部就设在白色坟墓之中,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公司的贸易就是对最大利润的血腥追逐和无辜者的无谓牺牲。

在近似诡异的气氛中,作者在办公室的门口安排了两个织黑毛衣的妇女,而这个办公室的大门也正是连接西方世界与殖民地的交通要地。“两个女人,一胖一瘦,坐在草垫的椅子上打着黑绒线。瘦的那个起身向我走来,仍低头织毛线,只有当我开始给她让路的时候(就像你给一个梦游病患者让路),她才停下抬起头来。她的衣服朴素得像一块雨伞布。她一言不发转过身去,把我带进了接待室”(康拉德 38)。这两位织衣妇女的淡漠与马洛的热情万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名妇女对于公司的殖民地业务一定是了如指掌,包括有限的利润和无尽的孤独与折磨。当马洛问一个吹嘘公司业务的女员为什么他自己不去那里的时候,他回答说:“柏拉图曾对他的徒弟说,我并不像我看上去的那么傻”(康拉德 40),显然,公司里所有的人,包括那两个织衣妇女都知道殖民活动的真相,对于殖民者来说,特别是那些进入“黑暗之心”的人来说,殖民地能带来赢得大笔财富的欢欣,满足欧洲人改造落后世界的虚荣心,但是这与进入其中的殖民者和当地人民所深陷的痛苦泥沼不可相提并论。公司的人了解这一切,他们也不会做“傻”事而自己去殖民地,他们就坐在办公室,看血液里沸腾着理想的“傻瓜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黑暗之心”。

年老的妇人“冷漠又无动于衷的一瞥”(康拉德 39)使马洛感到“她似乎知道关于他们以及我的一切事情。一种不安的感觉流遍全身。她似乎神秘莫测,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就是到了遥远的地方我还是经常想起这两个人:她们守着黑暗之门,织着似乎用来做温暖的遮尸布的黑绒线。一个带路,不断把人们引向那未知的世界;另一个则用漠不关心且世故的眼光审视着一张张神情快活而又愚蠢的脸”(康拉德 40)。作为殖民活动的守门人,她们处于两个世界交接点,对于殖民活动的内外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她们有能力预测这些踌躇满志的冒险者的未来。由于殖民活动贪婪掠夺的本性和对殖民者与当地居民非人化的

摧毁作用,这些冒险者的后果都会惊人地相似。

马洛找到病入膏肓、形如枯槁的库兹后,他在心底呐喊:“他不能走路——他用四肢在爬行——我找到他了”。在马洛兴奋的同时,又不禁感到毛骨悚然:“织绒线的老女人和那只猫闯进了我的记忆,这事的另一端就这么坐着一个人不相干的人”(康拉德 113)。织衣妇女在此处显灵,以证实她预言的准确性,如此也预言了殖民活动的失败。

神秘的织衣妇女为殖民活动的守门人,始终沉默却是整个故事唯一一个全知的角色,她眼中的全景就通过局外人、局内人和守门人的全部经验展现出来。在这三者里,守门人由于自己处于活动进程的转折点而获得殖民活动的全景。局外人的天真、轻信、和头脑发热的激情,局内人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及殖民活动的弥天大谎,一切尽在守门人冷峻的眼中。因此,守门人,即织衣妇女,特别是那位有着神秘莫测眼神的老女人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作者的真实意图:只是了解一切,洞悉一切,预测一切,全知一切而不为一份。

康拉德究竟是不是种族主义者,这涉及到他在作品中对殖民活动的整体结构和各个视角所观察到的情况的呈现方式以及从中所体现的态度。在故事中,作者将几位女性人物对称地分布在殖民活动的内外:马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妻在殖民活动的大门之外,围困在殖民主义的美丽谎言之中无法自拔;画中女人和库兹在刚果河当地的情人身处殖民活动的第一线,展现了殖民之花从开放到枯萎的全过程;两个织黑毛线的女人作为通向殖民活动的守门人,对于殖民活动的各个环节是全知的。这三组女性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构成了殖民活动的全貌。其中的守门人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接点,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在故事中却是唯一全知的角色,并对其他人物的命运有着预测的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其他角色的掌控。基于此,康拉德似乎借助这两位对世事淡漠的守门妇女的冷眼,远远地旁观着、透视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表象和本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新旧约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

[Bible. Nanj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Association, 1989.]

康拉德:《黑暗之心·康拉德精选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

[Conrad, Joseph. "Heart of Darkness." *The Collected Novels of Joseph Conrad*. Ed. Zhu Jiongqiang. Jinan: Shangdo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9.]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4.

责任编辑:易立君